



〔俄〕马明—西比利亚克著

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

上海译文出版社



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

[俄] 马明一西比利亚克著

左 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Д. Н. Мамин-Сибиряк
Призывские Миллионы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Том II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年版本译出

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

〔俄〕马明一西比利亚克著

左 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25 字数 363,000

1980年4月新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印数 1~60,000 册

书号：10188·138 定价：1.35 元

略論《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

高尔基曾經指出：俄国十九世紀的文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局限在描写俄罗斯中央各省的社会生活，沒有怎样去注意俄国边远地区的生活动态。直到十九世紀下半期，描写边远地区的作品才慢慢多起来，馬明-西比利亚克在这方面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俄国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大都描写貴族、地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遭遇，大都描写象叶甫盖尼·奥涅金、罗亭这些貴族青年——他們一方面憎恶当时的社会，一方面却又找不到明确的生活目的，把精力消耗在渺小卑微的事情上的悲剧。奧斯特罗夫斯基比較不同一些，他的剧本，主要描写的是商人、小市民的生活。但是比較直接描写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变化的却是馬明-西比利亚克。

狄米特里·那尔基索維奇·馬明-西比利亚克于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新历十一月七日）生在俄国彼爾姆省維西莫-沙伊唐工厂村里。他的父亲是一个貧穷的工厂神父，同时还在工厂小学校里担任教师的工作，是个比較开明的人物，在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年农民斗争比較高涨的时期，他很注意閱讀进步书刊，平时也很注意指导孩子們的閱讀。这些对馬明-西比利亚克世界观的形成是有良好影响的。但更重要的是馬明自己对矿区

周围环境的观察。他很早就看到了农奴工人的艰苦的劳动条件和贫困的生活，工厂区社会生活的对比深刻地映入他的眼帘：一方面是工厂主穷奢极欲的生活，一方面是耗竭精力的劳动，他对农奴工人充满了同情。

馬明-西比利亚克从教会中学毕业以后，在一八七二年考入彼得堡外科医学院兽医科。他一到彼得堡，就受到当时进步学生的吸引。他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里说：“在彼得堡的四周可以远瞩到内地各省所看不到的东西……我们不仅能够从第一手获得我们的政府所准许的观念和思想，而且还能够接触政府所禁止的观念和思想。”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各种集会，因此一度受到沙皇警察的监视。

馬明很早就表现对文学的爱好。他在大学生时代就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但由于对周围生活的理解还不深以及写作经验的缺乏，这些作品并不成功。馬明深深感到和生活密切联系的重要。他从彼得堡回到烏拉尔的时候，就以新的观点密切注意这个地区的变化。他在生活中发现了许多新的方面。

一八八三年起，他先后发表了許多重要的作品，其中有特写《战斗者》，长篇小说《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矿巢》、《黄金》、《粮食》等等。馬明在这些作品中多少接触了资本主义的掠夺本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揭露了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道德关系的腐败堕落。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曾经提到过馬明-西比利亚克的特写《战斗者》，说他突出地描绘了烏拉尔的特殊生活①。

一八九一年，馬明从烏拉尔移居彼得堡。这期间在俄国，正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四四页。

是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进行尖銳的斗争、其結局是民粹主义受到粉碎的时期。馬明由于不理解馬克思主义的本质，一时曾接近过民粹主义观点，还和民粹派的代表人物米哈伊洛夫斯基等交游，給民粹派的刊物写稿。和民粹派的接近不能不对他的創作起消极的影响。不过到了九十年代末尾以后，他就漸漸离开他們的影响，在作品中对工人群众作了同情的描写。但是由于他还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他对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决定作用，还是并不理解的。

《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是馬明第一部重要作品。他原来打算写成三部曲，《百万家私》原定是其中的第三部。作者打算在第一部描写普里瓦洛夫家在矿区的“創業史”，以布加乔夫起义队伍一度占领矿区作为結束。第二部描写日益蛻化墮落、生活奢侈淫佚的普里瓦洛夫的后代。第三部《百万家私》，描写普里瓦洛夫家的最后一个人的活动，在这个末裔身上承担着庞大而沉重的遗产，但在学校教育等等的影响下，他能够經常同遗产的罪恶进行斗争。

这个計劃并没有按照规定完成。結果他只写出了第三部。就是这第三部也是持續了很久时间，而且数易其稿。最早的原稿还是在大学时代所写的。现在所保存下来的第一种稿本則是属于一八七八年的手笔。以后每一稿对一些情节和登场人物都有所变动，有一些情节和登场人物在最后一稿中都給删除了。最后一稿(一八九七年)的內容变得更加深入，結構也变得更加紧凑了。

《百万家私》的情节是圍繞着爭夺普里瓦洛夫家的遗产而展开的，随着来继承全部遗产的謝尔盖·普里瓦洛夫的来到，达到

了高潮。作者不仅描写了资产阶级掠夺者对遗产的争夺，同时还交織着两个同样重要的情节，一个是：謝尔盖·普里瓦洛夫爱上监护人巴哈烈夫的大女儿娜杰慈达，巴哈烈夫也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但娜杰慈达是个心高气傲的姑娘，她不愿意让自己成为“随便哪个全有权利来仔細瞧瞧，爱买就买的貨物”，拒絕了父亲的命令，却爱上了“哲学家”洛斯庫托夫，这引起了謝尔盖的痛苦，引起了他的自暴自弃，后来成为想搶夺他的遗产的波洛沃多夫所布置的美人計的俘虜。另一个是：这个深受民粹派思想影响的謝尔盖，想在烏拉尔的一个矿区进行民粹派式的改革：他希望組織劳动組合，通过磨坊的創办，建立合理的粮食买卖，让小生产者避免受资本主义的剥削。馬明-西比利亚克就通过以上密切交織在一起的情节，揭露了在俄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时期烏拉尔地区的日益尖銳的社会冲突。

烏拉尔在沙皇俄国是采矿工业的主要中心。但是因为与俄罗斯中部隔得很远，当时铁路也还不通，它成了一个独特的工业中心。它的“劳动組織”的基础是农奴制。經營矿业的人既是地主又是厂主。烏拉尔地区的工人和俄罗斯其他地区的工人情况完全不同。他們受到方式更原始的奴役，工資十分低廉，技术装备差，劳动条件十分恶劣。他們虽然已經是个工人，但却无法离开土地。为了能够在这个地区生存下去，他們不能不忍受惨重的經濟剥削。烏拉尔地区农奴工人在极其低廉的工資条件下的强迫劳动，造成工厂主神話般的巨額利潤。馬明-西比利亚克在《百万家私》中描写：光是普里瓦洛夫家所經營的一个金矿，“在連續十个年头里”，就“差不多給了他們純利一千万卢布”。这些工厂主的第一代，总是精明强干而又貪婪凶狠的，他們“不辞劳苦”，亲自在山区奔波，在他們的慘淡經營下，积起了使人难以相

信的財富。到了第二第三代人的手里，就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了。他們把矿场交给一个总管去管理，自己却过着和法国国王一样的生活。他們住的房子象皇宫一样富丽，在这座宫邸里，日以继夜，总是“大排筵席，熟人和生人全在酒池肉林里大吃大喝”。可是日子一久，这些刺激却变得稀松平常了。为了追求新的刺激，他們做出許多新的蠢事：“紅呢鋪路数十里，只是为了这一伙喝醉了的人要乘着三馬車狂奔；不但用香檳酒飲馬，甚至還用香檳酒沐馬”。

普里瓦洛夫一家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謝尔盖·普里瓦洛夫的父亲依靠农奴工人的血汗，过着最荒淫无耻的生活，結果不但逼死了妻子，家产給阿諛奉迎他的人搶去，他自己也被人家从三层楼窗口摔出去。小說中所提到的“百万家私”遗产，已經不是属于謝尔盖父亲名下的，而是他父亲的岳父指定給他的那份了。

主人公謝尔盖·普里瓦洛夫，作者是以同情的笔調来写的。由于他的父亲死的早，他从小就在好心的监护人巴哈烈夫家里度过，一直住到十五岁，所以沒有沾染他的父亲的习气。不仅如此，他后来还认識到他們家所办的规模巨大的沙特罗夫斯基工场的土地都是向巴什基里亚人騙来的，而“工场也是用农奴劳动来創办的”。但馬明-西比利亚克只描写了他到烏捷尔来以后的情况，沒有詳細描写他在三十岁以前是怎么度过的，这里要对他的性格进行全面分析还有困难。不过有一点十分明确，他所以看出他們的財富是农奴劳动創造出来的，主要是从民粹主义的观点来观察的結果。他这次来到烏捷尔，带来了一大套民粹派的改革計劃：第一，“他把沙特罗夫斯基工场看作老祖宗欠下的債務，

他应当負責償還四萬個住在工場土地上的人和巴什基里亞人”。第二，他想創辦磨坊來減輕小生產者所受到的剝削。他认为俄国可以跳過資本主義發展的阶段，办工业是有害的。他曾經對娜杰慈达說過關於這個論點的理由：“因为俄国在以後一個很長时期里多半还是農業國，……利用农奴的劳动在不花錢的土地上办矿山工场，在目前，对國家經濟命脈只有害处，因为工场全靠高稅率、各種保障、經濟补助和其他种种特权才能維持，这类特权对人民有极大的害处，发财的是工厂主。”因此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磨坊上。

然而普里瓦洛夫这种民粹派的改革計劃經不起现实生活的冲击。他所要继承的巨額財產，成为波洛沃多夫之流野心家阴谋掠夺的对象。波洛沃多夫利用普里瓦洛夫还有个发疯的弟弟，以他的名义，签发数目极大的支票，然后宣告破产的計策，把遺产都控制在手里，后来，索性把全部現款都卷逃一空。那沙特罗夫斯基工场也給拍卖掉來抵偿国家的欠款。于是普里瓦洛夫所許下的大愿：要給所謂老祖宗償還工人和巴什基里亞人的債務，就完全成为泡影。至于磨坊，普里瓦洛夫虽然把它办起来了，开办之日，还請人大吃大喝一通，然而这种磨坊仍旧完全跳不出剝削榨取的规律，它不仅不可能給烏捷尔一帶的农奴和工人帶來什么好处，而且还因为这是一种新的剝削形式，它还会給农民們造成更大的痛苦。

謝爾蓋·普里瓦洛夫不仅在“經濟改革”方面一敗涂地，就是在私人生活方面也是并不怎样光彩的。他从恋爱娜杰慈达失敗以后，就落入波洛沃多夫和安托妮达夫妇的圈套，后来又和那个性格飘浮的淑霞結了婚，等到他知道波洛沃多夫勾引淑霞以后，他不但不敢揭发，反而沉湎在喝酒和赌博里了。最后，要不

是娜杰慈达的丈夫凑巧因病去世，她的父亲苦口婆心地劝她嫁給他，让普里瓦洛夫家留下一支骨血，他是一定会越来越墮落的。

謝尔盖·普里瓦洛夫竭力要想做一个資产阶级的“企业家”，实质上他仍旧是一个比他还早些时候就在貴族社会中頻频出现的“多余的人”。幻想，他是有的，但是他的意志却十分薄弱，他一接触到資产阶级冷酷的现实生活，他就馬上一蹶不振了。

謝尔盖·普里瓦洛夫这种民粹派幻想的破灭，反映着历史的必然性，証明当时所謂俄国不存在資本主义、或者所謂資本主义关系在俄国出现只有偶然的性质这些議論都是沒有根据的。其实，普里瓦洛夫所謂俄国工业完全以农奴劳动作为基础，工人离不开土地，这并不是俄国的特殊现象，这是机器生产还没有怎样发达所造成的。

馬明-西比利亚克还以諷刺的笔調塑造了几个反面人物的形象，象那个媒婆一样到处乱钻的希奥妮雅，象上文已經提到过的波洛沃多夫，还有那个“伸长了脖子，注意地仔細察看普里瓦洛夫坐过的那把椅子，甚至摸摸坐的地方，好象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还留下点痕迹在上面一样”的奥斯卡尔舅舅，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特別是波洛沃多夫。他是一个典型的俄国資产阶级人物。他到过英国和埃及，三年一任的地方自治局主任一連当过两任，现在他是銀行的襄理。他虽然已經每年有两万卢布的进款，但是他一看到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成觉。为了达到他的掠夺的目的，不惜牺牲自己妻子的色相。

波洛沃多夫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在他的貪欲里反映着資

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当他卷逃了现款，离开俄国以后，就有更大的资本集团——一家“合股公司”来追逐波洛沃多夫们所搬不动的东西。那个好心的老人巴哈烈夫慨叹說：“我活到这份年纪什么卑鄙龌龊的事情都见識过，这种情形还是第一次见到呢。”其实大魚吃小魚，巧取豪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規律，巴哈烈夫老头不懂，只能怪他“天真”。

在事实上，不仅是波洛沃多夫之流，就是巴哈烈夫自己，也是完全按照这个規律而行动的。他也是“創業者”一流的人物，他是另一个“創業者”古利亚叶夫——也就是謝尔盖的外祖父的最重要助手，后来就成为古利亚叶夫离不开他的人了。據說他又“精明”、又“能干”，是古利亚叶夫临死时唯一的“顾命大臣”。古利亚叶夫为了“拯救”普里瓦洛夫家的沒落，把女儿嫁給謝尔盖的父亲，他也为了同样的理由，逼着女儿娜杰慈达嫁給謝尔盖。他在“經營”矿业上是很有一套办法的。他曾經一度陷在破产的境地，但是經過他亲自出馬后，立刻就把这种“厄运”扳了轉来，“春夏两季他弄到不少錢，他在烏捷尔城又恢复了从前的信用”。他是怎么弄到不少錢的呢？毫无疑问，这是完全依靠榨取工資低廉的农奴工人的血汗的結果。他对謝尔盖·普里瓦洛夫的“古道热肠”，完全掩盖不了他的血腥掠夺的本质。

巴哈烈夫的女儿娜杰慈达却是作品中比較不同的人物，这是馬明-西比利亚克精心雕鏤的一个典型。从她身上令人想起屠格涅夫、岡察洛夫所創造的一些女性形象的若干面影和特征。她是謝尔盖热爱的对象，但是她在发展上要比謝尔盖高得多，她的性格也要比謝尔盖高得多。她曾經这样向父亲解釋为什么不愿意嫁給謝尔盖：“假定这个世界上沒有那个百万富翁普里瓦洛

夫，却有什么百万富翁西多罗夫，这个西多罗夫跑到我們家里来，我漸漸这样想：‘做西多罗娃太太也不坏呢！’照此看来，問題完全不在到我們家里来的是什么人，而在于我是一个等着嫁人的姑娘，結果总不免要嫁人。”不仅如此，更重要的还有他們两个人之間思想发展上的距离。她很早就承认：“我們过着寄生生活，而且我們的財产也散发出几千个穷人的血腥味……单是想起這件事实，我們的生活就够沒味了。”她敢于向頑固的父亲提出質問：“为什么一切不幸事件的全部責任，首先要加在妇女身上？为什么一切社会活动，妇女都不得参加，甚至在自己家庭里都沒有一个角落算是她的，父亲、兄弟、丈夫，最后还有亲生的儿子，随时都能赶她出去？……”然而这样的女性一方面由于当时俄国社会的停滞落后，一方面由于她远离开人民，她无法給自己找寻合适的工作，她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几乎就是和洛斯庫托夫相爱。然而洛斯庫托夫只是一个耽于幻想、靠头脑来生活的人物，临終他才好容易参悟出一种要把所有的民族和种族都“調和起来”的宗教。他并不比普里瓦洛夫高明多少，他也仍旧是“多余的人”的一个变种。这样的人物也是和娜杰慈达不相称的。娜杰慈达直到后来才在乡村里找到一些照顾患病的妇女，教穷孩子念书认字等等事儿来干，然而这些“善举”并不能怎样減輕她所看到的問題的严重性。至于最后，娜杰慈达嫁给普里瓦洛夫，这已經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怜憫了，因为在这时候，他們思想上的距离，只有越来越大。巴哈烈夫老头自己就承认这一点：“第二次恋爱是不可能的，不过你会跟他相处得很好……”这是一种多么脆弱的保障！

馬明-西比利亚克在《百万家私》里还只有很少地方簡單写

到工人和农民。但是他对这些劳动人民是怀着同情的，他曾经扼要的叙述了狡猾的资本家怎样灌醉农奴的代表，骗取他们在文件上签字，怎样在文件上标上含糊的界址：“从某个石块到老树桩”之类，来夺取他们的土地等等的事实。

总的說來，《百万家私》反映出资本主义秩序在俄国建立后在落后的外省的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变化，反映出在当时人物心理中、思想感情中所引起的变化。作为了解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俄国社会生活的动态，了解民粹主义思想的破产，它是有認識意义的。

辛未艾

一九六三年五月

目 次

译本序.....	陈 蔡 (1)
前夜.....	丽尼译 (1)
父与子.....	巴金译 (199)

第一章

“来啦……太太，他到啦！”女佣瑪特烈施卡一边喘吁吁地低声讲，一边跑进希奧妮雅·阿列克謝叶夫娜·扎普拉季娜的臥室去。“昨天夜里到的……住在金錨旅館里。”

扎普拉季娜太太脸色蒼白，說不准她有多少年紀，穿一件普通的晨衣，站在鏡子前面。駱駝毛色的头发紛披在肩膀上，可是既遮不了她青筋暴起的瘦脖子，也蓋不住她肮脏的睡衣，睡衣上邊的一個小鈕子脫落了，露出她干癟的骨瘦的胸部。瑪特烈施卡報告的那个消息，好象晴天霹靂，叫扎普拉季娜太太大吃一惊，她这时正对着鏡子梳头，甚至梳子都从她手里掉了下来。在臥室的一個角落里，靠着一扇向院子開的不大的窗子，坐着一個快到四十岁的男子，高擎着最近的一份報紙在看，報紙把他整个儿遮住了。这就是男主人維克托爾·尼柯拉伊奇·扎普拉亭先生，本城地界局的地形測量員。照他相貌来讲，跟他的老婆恰好相反：他胖得正好，晒得黑黝黝的面頰上隐隐透出紅色，生着一部密密的淡黃色大胡子和一对表情善良的灰色小眼睛，他极象一只成熟的苹果，和他那位賢內助极象一只盐漬梨儿一样。

他把玻璃杯里的咖啡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完，懒洋洋地躺在一把又软又深的安乐椅里，瑪特烈施卡到来和她唧唧嘴讲的那番话，并没有引起扎普拉亭的注意，他仍旧漠不关心地在看他的报。

“瑪特烈娜，好人，马上到阿格丽普皮娜·菲莉普叶夫娜那里去……”扎普拉季娜太太急匆匆地对自己的女佣讲。“不，等一下……只要对她说一句‘来了’就够啦。懂吗？……看在上帝份上，放快点跑……”

瑪特烈施卡在这种火急的场合再不劳吩咐第二遍，只消对她揮一下手，她就快得象一颗炮弹似的，哪怕飞到天边去也满不在乎。瑪特烈施卡是个最最普通的女佣，平日总是肮肮脏脏，愚蠢的脸上满是皱纹，灵活的棕色眼睛下边有两个大黑圈；旧花布衫子和她的身材老是不大相称，总是紧紧地箍住了她年轻人的强健肥硕的身子。瑪特烈施卡在扎普拉季娜太太跟前是个极有用处的人，因为她有一种好本領，做起事情来从不动脑筋。

“娘咧，天哪……这是怎么回事？……維克托尔……唉，天哪！……”扎普拉季娜太太哼唧唧地讲，从这个屋角到那个屋角地乱窜着。

“你干什么？……”

“你总該听见了：他来啦……”

“他来又怎么样？”

“笨蛋！普里瓦洛夫是个有百万家私的大財主呢，你要懂得这一点……有百万家私！……唉，天哪，我的胸衣呢……我的胸衣在哪里？”

“請你別嚷了……”

“傻瓜！……娘咧，天哪……我对阿格丽普皮娜·菲莉普叶

夫娜已經讲过好几次，我說，mon ange❶，請您相信我，您的兄弟无缘无故不会来的……唔！……瞧，事情全給我料准了。嘿！现在巴哈烈夫家呀，利亚霍夫斯基家呀，波洛沃多夫家呀，全要乱成一团……我真高兴，高兴普里瓦洛夫到来，抑抑他們的驕气，这是說，抑抑利亚霍夫斯基和波洛沃多夫两家的驕气。他們神气活现得过火了……其实他們也有点儿不清不白。哼，你們这些好家伙，等着吧，遺产继承人一定便宜不了你們……哈哈……維克托尔，你这个木桩儿，听见沒有：普里瓦洛夫来了！”

“你少跟我歪纏行不行，碎嘴婆！‘来了，来了’，”他摹仿着老婆的口气逗她。“他有事情他就来。他跟我們一样，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給我百万家私，我也……”

“他怎么不耽擱在巴哈烈夫家里？”扎普拉季娜太太自言自語，一边用胸衣把骨瘦的身子箍住，“分明他有他的打算……我还是应当馬上上巴哈烈夫家去。必須去关照瑪丽雅·斯捷潘諾夫娜……跟 Nadine 正好是一对。倒象天上掉下一个求婚人来似的！这些有錢的人真好福气：自己的錢多得不知放到哪儿去才好，可是忽然，一个百万家私的女婿又到来了……照我想，利亚霍夫斯基有个女儿，波洛沃多夫有个姊妹，韦辽符金家有个女儿，巴哈烈夫家有两个女儿……一个求婚人看你們怎样分法！……”

“婆婆媽媽終究是婆婆媽媽，”扎普拉亭冷靜地說，一边深思地細瞧着自己身上用彩色絲綫綉着花的晨衣前襟。“她們只知道她們那一套！‘求婚人’——就是这样子……这个人是彼得堡来的，他才不要看我們那些姑娘呢！跟这样一个閑佬做媒呀……

❶ 法語：我的天使。——原編者注